

# 多情的金三角

苏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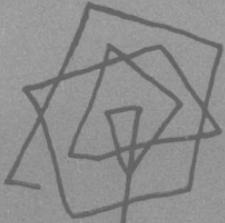
暨江出版社

982101

苏晨 著

726  
<590>

# 多情的金三角



杭州师院图书馆



22249726

# 多情的金三角

苏晨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75印张 4插页 160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3-124-3  
1·41 定价 3.50 元

(25)	老去的
(100)	“日暮”百八
(110)	不聊斋
(111)	墨寒残酒
(112)	卧醉常
	卧醉西

目 录	
(135)	素描到古寺裏
(134)	朝环白 聊古音
(110)	雨剪向木本
(116)	寄言林壑
观远	(1)
避雨万石岩	(6)
其色可餐	(12)
(附)五色令人目眩	(20)
“极乐天”谈笑	(29)
谁说石不能言	(36)
彩色的高路	(42)
又见万石岩	(49)
皇帝井沧桑	(55)
(202)	中其出苦 音亡良日
“扬帆”荔枝海	(61)
三平寺的香火	(70)
在闽粤古道上	(77)
不死	(84)

湾头沙	(92)
八百“寡妇”	(100)
看脚下	(110)
勿游赵家堡	(116)
两相忆，常相忆	(121)
惠安石匠进藏	(127)
青石碑 白石碑	(134)
水木庐夜话	(140)
嘉礼看客	(146)
(一)	五
从化的思念	(154)
不疲	(165)
好鸟枝头亦朋友	(171)
达摩的影子	(177)
慧可的断臂	(183)
僧璨的消息	(189)
掩卷后	(195)
印谱新读	(201)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209)
故乡的月儿	(223)
“热点”黎巴嫩	(234)
(二)	五
《大林莽》的震怒	(246)

《小家碧玉》的情爱	(264)
六段锦	(282)
后记	(306)

全舍弃，室空衣，避大前元武101苗骨是，室不缺，窗不坏。  
且平窗户是不坏，业避出制大国舞是五又平几矣而。丁亥翰  
升幅《蝶日阳冰》诗，前文口更来避，渐寒生总不  
寒生来，《蚕寄附“玉蟹”》文蜡苗昔皆文侵春土《夙夜》  
之肆，苗是十百一本来感赋总过且瓶叶出风叶，其避出卫  
舞？其蚕口歌公书虫育育源挺叶出，其蚕行部御曾舞，且

。其蚕行部御曾舞，其意留附曾蚕  
的树苗首避思脉合苗观，断山野远，断光流南圃苗良。  
海树一，黄蝶树一，飞蝶树一，辨前三树曾当蝶舞，游黄蝶此舞。  
来驮湘楚苗黄野里繁虫实源苗蝶舞，丁亥飞蝶舞，紫  
霞。5月间我曾到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出差两周，  
至，一头一尾都住在鹭江出版社，这儿小地名叫莲花新村观  
远里，附近一带是厦门人很以为自豪的一处新开辟的居民区。  
冶金电子大厦、航空大厦等一批壮丽的高层建筑，是莲  
花新村的“突出部”，往东依次是玉荷里、映碧里、盈翠里、观远里、玉亭里，这“莲花五里”，全是一色崭新的绿、  
蓝、红色屋顶的5至7层楼群，错落有致，园绕池间，隙地都铺种了如茵的草皮，路侧楼边用扶桑等灌木花植树植了矮  
“墙”，庭院里分植的白玉兰、洋紫荆等乔木花树，昂然呼  
应着层楼住户阳台上的花儿朵儿，把不同高度的空间也都点  
染了色彩，布放了幽香。

好一个宜人的居住地！我心里想，鹭江出版社这些年轻  
的朋友也真够本事，拢共十来丁人马，以上级拨给的5万  
元，“老本”起家，两年多工夫，就自力购置了观远里19—21

号这座连地下室7层价值105万元的大楼，办公室、宿舍全解决了。而这几年又正是我国大陆出版业很不景气的年月。

不过说老实话，临来厦门之前，在《光明日报》副刊《东风》上看到文洁若的散文《“鹭江”的奇迹》；来到鹭江出版社，初见他们那几位总加起来才一百几十岁的编辑之后，我曾暗暗怀疑过：他们到底有没有走什么邪门歪道？我还曾悄悄留意过，转弯抹角打探过。

5月的闽南流光溢彩，漫山遍野的台湾相思摇着满树的灿灿黄花，奔放烂艳的三角梅一树粉红，一树鹅黄，一树淡紫，杨梅红透了，荔枝的新实也绿里泛黄逐渐鼓胀起来。我在金三角南迄东山岛、北到惠安县的滨海一线奔忙采访，鹭江出版社的“最高当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游斌，自始至终陪了我整个儿行程，实在使我感谢。他今年42岁，在大学里读的是林学，进福建人民出版社编的是小说，1984年10月受命到厦门创办鹭江出版社，这两年多来就又得独立签发若干学科的书稿了。我一路留心着这位才始进入不惑之年的闽北汉子。觉得很可贵他首先是一位脑子里时刻闪着某种闪光的目标，并且勇于不避艰辛去跋涉实践的人。就说鹭江出版社的最初几丁人马，在鼓浪屿赁下几间窄小的民房，挂牌儿开档，一时之间水电不畅，打地铺过夜，自己起伙轮流做饭，自己拉板车运书，即在八十年代的经济特区，过五十年代的北大荒式的日子，若不是他和同伴儿们脑子里都闪着一种闪光的目的，即一定要为福建出版业在特区开出一个“窗口”来，以为日后承担对内对外实现“两面辐射”之需，那就必

不会是只顾胼手胝足燃烧起全腔热忱向远处看，朝前面干，下大力，不回头。而人总是在充满希望的奋斗中，勇气和智慧才能由实践的锻炼得到不断的增长。

游斌能把同伴儿们的热忱也一并燃烧起来，我看可能是深得力于他能在大处敢用人，小处多忍得。如我和游斌连司机小林谁也不懂闽南话，无奈还得麻烦一位懂闽南话的编辑跟着我们备翻译，陪我们去漳州各地的是陈焉。她今年31岁，因为“文化大革命”前伤害知识分子最严重的那次悲惨的“运动”中家里大人无端遭难，她少年时代自然也少不了跟着受连累。由于环境的扭曲，她长大以后聪敏、刚正，但是也有个若一时绕不过弯儿来，也够任性、执拗的脾气。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出来，分配到另一家出版社之初，就曾因为和上司闹了矛盾，两年多工作起色不大。其实她年轻哪儿会不渴望做好工作？后来回厦门母亲家休产假，主动向鹭江出版社请求余闲分担编辑任务，完成得很是不错。这是说鸟儿在空中是自由的，鱼儿在水中是自由的，人也只有活动在其本质相谐调的环境里才会是自由的。游斌重视土壤与苗木的关系，大胆把陈焉调到了鹭江出版社，并且放手给她工作。果然，也是同样的两年多，她编了30多本书。其中附有一盒录音带的《胎教与胎教音乐》，开辟了出版新门类，畅销各地，为鹭江出版社创造了一大笔经济收入，她也为此获得了1980—1985年度福建省优秀图书编辑二等奖。本来她还想再编几种依然志在开创的音响读物，把音乐与某两种科学结合起来好好发掘创造一番。可惜一时忙不过来。她编的

《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一书，还获得了1980—1985年度福建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这也是一项出书开辟新天地的努力。同样表明的是，哪儿没有表现才能的机会，哪儿便没有才能；哪儿不给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空间，哪儿也就不会有旺盛创造活动的渴望。而鹭江出版社给了陈焉这种机会，这种空间，就诞生了才能，诞生了创造。

游斌这人知道人也是一种奇迹，开发得法，足以开发出无尽的潜藏来。他放手使用了陈焉，光景甚是好，陈焉的能量迄今犹在汩汩涌动着。何以见得？在观远里19号6楼。我和厦门大学政法学院院长、著名国际经济法专家陈安教授对门而居。我见他正在赶工主编一套国际经济法系列专著，责任编辑又是陈焉。这套书包括《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税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海事法》5种，都是国家教育委员会博士点专项基金选定科学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成果，资料直接来源于国外最新出版物，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密切联系我国实际，认真维护第三世界共同立场，显然又是一批开创性图书。

那天我问游斌和陈焉：“出这套书要赔钱吧？”游斌说：“得赔不少。可是往远处看，还是值得。”陈焉也说：“不断提高出书质量，终究是出版社求取远大前程的根本。”我很感慨地在心里念叨了一句：“是呵，再开放的世界也只对开放的头脑才是开放的。在我们出版事业中也同样还该是那句老话：谁在生长单穗的地方种出双穗来，谁就值得赞美。”

此后我们还谈起了另一位朋友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方式的

激励，那是提醒他们初获成绩后别忘了：观远里的“观”字从繁体到简体是欠了“覩”的，繁体的“遠”字又含了个“哀”字，繁体的“觀遠”二字里有很多个“口”字，可得戒骄戒躁并且认真倾听人家七嘴八舌的议论……我觉得这也说得挺有意思，只不过医治的良方也还是得“观远”。

好了，不再说游斌和陈焉的事。去泉州改由笪林华接替陈焉，可是因为他家在泉州，我和游斌都光顾着一有机会就让他回家去团圆，我也没得便和他好好聊聊，想起来又有些后悔。从泉州返回厦门，再由王聪文接替笪林华陪我水路、陆路双环游鼓浪屿。他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是缅甸归侨，小伙子挺精明，他们都是游斌手下的虎虎干将。王聪文特地带我去看了鹭江出版社最初在这岛上奠立业的“发迹地”，他告诉我他是最早自愿和游斌一起来厦门创办社的一员，回忆起那时拉板车运书累得呕吐，他还不禁歪起头来一抖擞。王聪文谈到的一些事，我莫明究竟，插不上嘴。从鼓浪屿回到观远里，我赶快原原本本向游斌学说了一遍。游斌说：“鹭江出版社能有今天，王聪文也出了大力，他也编了30多本书，为出版社赢得了影响，创造了大笔经济收入。所以尽管情况有出入，他可能不知道，我还要找他好好交谈。”说完，他午休时间即刻去王聪文家找王聪文交谈。我想，同事之间有点矛盾怕什么？没有矛盾，没有追求，没有苦恼的地方，也必没有了力量，没有了热情，没有了精神，没有了爱！问题是矛盾不可积，只宜及时解，有些意见一时解不开，就还得放眼量风物，“观远”！

漫雨瓦石岩

## 避雨万石岩

我几次到厦门，住处都近万石岩。在厦门每天早起，没

事必去登一趟万石岩。

厦门宾馆和虚园宾馆去，更是跟虚庭王的“从华侨大饭店”一脉相承。

去，也多不了几步路。

望着陈毅元帅题了“先烈雄风永镇海疆”八个鎏金大字

的那座高高的烈士纪念碑走，右面紧挨着就是万石岩的正门了。门边有一块大作家董质题的长条招牌，这可难得少见。

进大门八字分开有两条缓坡盘山路，精力过盛可以跑步登

山，还嫌不过瘾可以操小路直往山上攀，反正可以各得其所，地上故事，上演尽来个惊心动魄，一切不外活人山林中的奇遇。

这天我又一早来登万石岩，雾气挺重，万石岩象浮在虚

无飘渺间，心想大约这就是所谓“狮山晓雾”景色的标准相了吧？“连朝宿雾锁嶙峋，道是狮山认未真。”这是谁的诗

句？清代乾隆年间厦门诗人张锡麟的诗句。

我独自一个人大步慢迈径自往上登。真成问题，近万石莲寺，忽然下起雨来。我也没带雨具，只得紧跑几步躲进万石莲寺的山门门廊避雨。

见楹联是弘一法师李叔同题的：

一句弥陀声传鹭岛  
千年常住业绍庐山

联语是称道会泉法师中兴万石莲寺的。据说这座禅寺是唐代由陈士通初建，明末经维信法师扩充，清代康熙年间又由施琅重修，这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再由会泉法师成其为现在的规模制式。我读了弘一法师的楹联，很赞赏他这位律宗和尚给禅宗寺庙落款题写楹联，不管宗派不同的门户之见。至于会泉法师，后来更成了新加坡和尚，可又不忘家山的寺庙。

雨帘绵绵密密，我一时走不开便找了个干爽些的地方坐下来。又盘算起刚才路上引起的一个念头：万石岩的象鼻峰下有一块“锁云”石，附近一带的景致本来叫“万石锁云”，该多美！它描绘的是客观自然景象，判断的是从大自然中升华起来的江山美。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万石朝天”，也罢，这时的“天”，好歹还有两层意思，可以是指“天子”，也可以是指“苍天”。又后来更有人把它改成了“万笏朝天”，这时的天就只指“上帝”或“天子”了。你拍上、下二帝的马屁，强拉别人来凑热闹干什么？

原来惯于夹杂政治含义牵强附会地为自然景物取一些有拍马屁嫌疑的名字，还是自古已然！昔时泛舟清漓，但见两岸风光无限。忽听扬声器里传出导游人员的介绍：“右边这座峰，叫猪八戒背媳妇。”听了已够教人感到俗不可耐，再介绍道：“左边这座峰，叫老两口学‘毛著’。”听了这更教人简直要呕了。试想，若是赶时髦给“万石锁云”改成个“万人奋臂呼改革”，“政治挂帅”则够“政治挂帅”矣，可是美呢？改革也是要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彻底美丽都更美啊！

由此我不由地想到，开辟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事业，为那些大好的自然景物取名字，还是实实在在好。直接或变相简单化“政治挂帅”或“以红带专”，都必是大煞风景。

这时候雨已经转微，“万石锁云”、“紫云得路”、“天界醉仙”、“中岩玉笏”、“太平石笑”……等多处名列“厦门二十四景”的万石岩景点，一时都云遮雾绕起来。

“真美啊，‘白云抱幽石’，‘云无心以出岫’。”身后有人赞美地引用了一句谢灵运的诗，一句陶渊明的辞。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年轻的和尚，手里拿着一本油印本《宗教白语》。

“小师傅好！”我向他问候。他回问我：“老同志好！”我成了小和尚的“老同志”。

我问他怎么会联想起谢、陶二位的句子来。他说他是触景生情，他们禅家修行渴望有一颗清静的心，苍苔斑斑的幽石容易使人联想到坚忍不拔的心，幽石得到白云的抚护会给

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慈悲之感。而“岫云”当做禅语用时指忘怀或不拘束自己的意思，这种心境他们禅家称为“任运”。云悠然地飘在天上，人恬静地活在地上，禅家以为能使生命顺其自然就是幸福、快乐，在心境澄定中见到自己的“本色”就是“见性成佛”……

这位小师傅竟向我谈起了禅学。我怀疑他修行不久，又见他手里拿着《宗教日语》，就试着问他：

“小师傅显然是被眼前的‘狮山晓雾’美景所陶醉了。不知道小师傅可记得日本熊泽禅师的《石德五训》？”

小师傅不假思索地立即答道：

“记得。熊泽禅师的《石德五训》是：

量宽大富者，奇形怪状，无言而能言，石也；

沉着而有灵气，埋于土中而成大地之骨干，石也；  
雨打风吹暑寒，坚固不移者，石也；

质坚，而能完成大厦高楼之基础者，石也；  
默默伫立山中或庭园，增加生活趣味，并能抚慰人

心者，石也。

另外，“石”在禅语里通常指不被一般知识和智慧所拘束、在高度空间自由活动的一种心境，如“石上栽花”……可是，看来你这位老同志对禅学也有一定的修养么，是居士不？”

我向着这位有趣的小和尚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反问了一句：“你看呢？”这时雨已经基本上停了

下来，我站起来看看，海会桥下的山溪得雨流得更见生气。我望着这条美丽的山溪，不禁想到了禅家很看重的《水五则》，于是又试着问那位在攻读《宗教日语》的小师傅：“日本有一位别号‘如水’的黑田孝高，他的《水五则》，不知道小师傅可还记得不？”

他满脸绽笑地答道：“我敢肯定你这位老同志一定是一位居士，不然不会这样熟悉国内外禅学。如水的《水五则》是：

“自己活动，并能推动别人的，是水；

经常探求自己方向的，是水；

遇到障碍能发挥百倍力量的，是水；

以自己的清清洁净他人污浊，有容清纳浊宽大度量的，是水；

能蒸发为云，变化为雾、雨、雪，凝结为晶莹的冰，千变万化而又不失其本性的，是水。

不过老同志你可别再考我了，我才出家修行两年，又要学日语，掌握点儿东西很有限。”

我没继续再向小师傅请教，只告诉了他我不是佛教居士，是共产党员。不过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是：“世界上的一切知识对我都不是陌生的。”共产党员知道点儿佛学或禅学，不也容易和禅家求同存异么。说完我就道别重又上路了。

雨后的万石岩空气鲜亮欲滴，我迈开大步向民间本来叫

骆驼峰的醉仙岩景点走去。路上见一处摩崖刻道：“画遗完巧，诗得半幽”。我心想为名胜景点命名，若也能采取这种比较民主的态度就好了，实实在在地略加引导，又替不同的游客驰骋各自的创造联想留有余地，而关键是要实实在在从大自然中自自然然地提炼美。好比我无意中和万石莲寺那位小师傅谈起的《石德五训》和《水五则》，禅家从中能展开一大套禅学道理，我们也尽可以拿来为我们的伦理美学是用。

伟大而又平凡的实实在在，世界和人生是多么离不开你，而你却偏偏在我们以往的生活中消逝了那么多年！

普普通通的常常就是最伟大的，声嘶力竭狂吹自己“最伟大”的，往往都并不伟大，骗得过初一，骗不过十五。

我一路轻松地登上醉仙岩，清清醒醒地逛了天界寺、长啸洞……等等，总觉得还是骆驼峰顶巅的晒怡台能使自己更快活。望中朝气勃勃的海上花园——经济特区厦门市，一片鼓舞人心的人间风光尽收眼底。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去。快去快个早。兰王八十。“兰王八十”卦四爻出点景卦，点景卦主木苏。这些歌太喜太鼓，卦一不兴兴的舞味。卦大离卦八爻八卦。卦留最卦，谷幽长一官不言云。皇一官娶兰王八十。“兰王八十”卦四爻出点景卦，点景卦主木苏。卦留最卦，谷幽长一官不言云。卦本，卦